

集部

茗溪集卷二十九

宋 劉一止 撰

青詞 祭文

還醮

臣伏以天聽甚高難窺肸蠁誠心雖近可貫幽明顧危悃之已陳伏飛章之上達伏念臣禀生么麽涉世謬悠犯難兹多歴官既久曽潲盈之不戒固顛躓之是宜一自墜傷七經旬浹楚痛小減步履尚艱昨叩洪慈仰承

真誥謂飲食之眙咎致疾疢之在身自有乖踈復審悔懼尚祈蒙覆曲賜湔洗愚衷倘格于聖衷藥力必資於道力庶凡骸之復舊當盡室以知恩

又還醮

乾坤施厚念覆育之難名螻蟻命輕亦兢慚而知謝敢殫誠悃上叩真慈伏念臣賦性顓愚稟生孱劣由寒暑之不時致疾疢之交攻忘已甚微叩天求祐陰賴神靈之相遂収藥石之功雖報禮之弗虔豈斯言之敢食尚

祈哀憫曲遂生成

焚黄祭文

某不肖承先人緒業遊學覔舉垂三十載名入上於春官再賔興於鄉里年踰强仕始竊一第二釜之禄不逮親存心自悼念罪通於天又十一年通籍於朝得官御史會天子明堂禮成眷及幽顯贈先人之官從八品寔為初典先妣曰太安人超初贈二等某屬有官守不獲躬展墓下謹遣長孫巒奉綸綍以告嗚呼漏泉之澤雖

曰有光陟岵之思惟知罔極仰祈不昧服此上恩

祭江子我郎中文

嗚呼子我行如古人而不有合於今志如古人而不克行於時疾邪佞其如讎欲捽辱而鞭笞懷胸中之不平用申吐於其詩自仕言之以處士起為望郎固非終否自公言之或以為不遇且仕且隱葢次山之聱牙漫浪而太白之磊落嶔嵜僕始識公嚴灘之湄接詩酒於遂巡陪杖屨以遨嬉曾一别之幾何乃生死之乖睽雖無

斗酒隻雞之約車過而不下則何以寫吾心之悲一觴之微匪以為重亦庶幾澆公之磥磈也公其尚聞之乎尚饗

祭方時敏學士文

天之畀人在厥初生迹其初生則有順逆順者以喜逆者以怒幸與不幸繫其所遭賢才富貴無徳阨窮遭其喜也怒則反是君子幸其喜而順而順者常少小人幸其怒而逆而逆者常多盖天之少喜多怒抑若人之情

歟嗚呼時敏才大意廣識高理明文足以起當世之陋學足以訂百氏之惑抵掌雄辯前無古人其與人交一語道合握手論心傾困倒廩金石之堅莫能移之非我臭味鉅公長者有弗顧也嗚呼知我時敏蓋莫如僕謂當羽儀朝廷金玉王度晝發緼藉措之事業仕宦浸久失其所途私心怪之然終不以吾時敏為不遇也意將有待嗚呼哀哉今則死矣我望絶矣且天之生斯人也為有意耶為偶然耶深維其故不在於今在於初生逢

天之怒不逢其喜蓋吾之説信也如其不然天之於人顛倒違謬豈若是耶人誰不達公獨困躓人誰不壽公獨早世安能釋吾心之悲哉僕也無似早獲定交伯仲之間周旋二紀情若弟兄憫其流落振其饑寒不鄙其愚過相稱道凡交游間無從見譽私問其故則曰得之伯仲之言公寔寡合不輕然諾他人未始得此於公僕亦轉展自疑然其去年夏秋詞官京師公從北門帥幕之辟訊問一通則見令子得公起居僕尋東歸未更三

時已聞其訃號呼稱寃且信且疑會有賔客自北来者頗言公喪以至國門諸孫館食於仲氏居然則信矣悲將奈何永望靈車生笑無路緘詞遣奠以寓此懷僕心誠悲詞不能文公其鑒之尚饗

祭族兄無言修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豈曰無意既授之以能為之質必處之以可為之地茍異於是者其必有謂矣夫天地之秀在人為賢才在物為山嶽彼山嶽者亦貴夫為羣物之利

是故丹砂金玉之實楩楠栝栢之材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匱至於奇峯峭壁無所依而獨峙不借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而以為瑰偉絶特之觀蓋造物者之戲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抑之氣既沉涵乎六籍又均陶夫百氏其雄辭妙思裂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輩初學袖手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内相

叅戡難之功而使武夫悍卒感泣思舊亦何取夫陸贄顧四紀之迴翔嘗踐更乎中外雖復踞蓬山之上游賛明堂之坐治與夫為使者牧守所至有絶人之稱而用違所長故識者以為公之才未試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公為戲劇且自誇其神麗耶僕又悲夫人誰不逹而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於公有昆弟宗族之親而兼師友之義曾閲歴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兹知遇於疇昔心悵焉而增愧恐闕夜之莫追遡西風

而隕涕獨緘詞以寓哀尚平生之不昧嗚呼詞有窮矣

而哀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尚饗

祭族兄希范資政文

惟公孕川嶽之神姿懷金玉之英華問學紛以鈎貫辭

采蔚其緯經行神茂以篤實論感激而深明唾掌以取

富貴俛首而拾功名御王良而足騂騮既決驟而長鳴

方安轡以徐驅寄萬里於修齡曷歲月之不淹卒憂患

其與并自他人視之公則遇矣若自公視如龍泉太阿

手持而不試曾未足以快其生平斯民之望也庶幾乎
為霖雨以終惠何遽騎箕尾而自比乎列星惟賤子之
蠢愚席累世之宗盟接步武於左廱事終歲之筆耕雖
通塞之殊途寧喜戚之異情望五嶺之還轅居剌促而
靡寧奉哀訃于不虞淚迸散而沾纓驚云寄之晚弦悵
覆水之不返孰知此世之均夢何得喪之足評姑酌酒
以吊公尚髣髴其音聲尚饗

祭張叅政文

岳岳惟公至德内充擇乎中庸靡介靡通論議設施孰
復利疚不為今姸不襲往陋惟活其心以觀物宜用能
泛應不久其持惟下其心由古於學聖經沉酣百氏揚
摧氣涵清衷識洞緬邈發為文章豐潤偉卓粤從妙齡
擢秀上第旋中異科聲絶倫類不畀小官以淬以礪建
炎之初始為御史造膝所陳惟理是諳宰相之官詎以
賞功帝度其言有嘉其忠爰自螭坳代言西掖新我王
度討論潤色執憲中司紀綱是飭時方艱虞民情阢岌

公居禁林獨擅手筆詔令頒傳曲折煩悉父老扶觀武夫感泣扈蹕東巡入贊樞機海邦単外憂勤百為既忝大柄正路爰啟賢哲彚征號令風靡出臨會稽實分憂顧易帥於閩百廢具舉公之為政甚鄙鉤距不怒而威莫予敢侮兵民興訛變在漏刻公獨堅卧已乃情得有猷入告不遠王室去而揚之曰后之德帝曰遄歸予惟汝哲悌政未孚有若隨會晉盜奔驅重来越絶載欣載愉我馬未前竹馬在途建業留鑰控臨長江帝曰重臣

匪公誰雙公至勞民顧色舒舒將士欽然驕矜内鋤帝
方倚公勢如長城淹忽訃聞朝野震驚嗚呼哀哉天不
慭遺喪此哲輔山頽梁壞不足以喻公之居家履行純
龎孝友雍睦刑于鄉邦公在朝廷國有著龜民所具瞻
士曰得師汲引後進起仆振淹篤若天性不見所難我
實愚陋公不鄙夷厥初拜公於霅之湄有酒飲我詩文
是追凡我往來無從見之究所以然公實謂之乖睽會
合三紀於兹逮公貴我困莫治避地飄流拜公在所

公哀我窮委曲見語時方須才子不可去他日丐歸或繼以怒公意必欲寘我周行蓬萊道山儒士之光濫巾實慙公未厭斁或挽或推不遺餘力我獨何人得此殊遇志窮術踈報塞無路謂德如公固當期頤公不百年我心孔悲永愴士神十舍有溢嗟我老癃淹淹氣息往拜勿躬而愧心側緘辭遣奠涕隨感出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浚明文

嗚呼浚明允毅且直行謦頑貪文追麗則牀頭置經朝

暮紬繹詆訶者聞論必已出其在鄉閭有如古人斗粟
壺漿輯睦四鄰彼民有爭詣若求信申是辨非諭道諄
諄强梗肆暴呼嘯相因聞君怨嗔鳥伏獸馴家無葢藏
妻子寒饑君了不聞與客笑嬉彼窶人子叩門求師分
少絶甘受而不辭我官於越閲歲其幾自始識君一星
終矣惟時多難敵人干紀飲馬於江横剽田里擕孥造
君實昧疇昔君與元昆喜見於色笑言相温以飯以食
踰月避胡深踐草棘驚懼少間談書與詩二雛在旁精

爽權奇笑我犹犬如景升兒我子實愚頗言迨婚庻幾
潘楊永好是論君晚從仕器業居勵冗不言治百來一
試從子之官奉祠均秩三釜之禄萬鍾有溢如何說養
樂不百年天報善人寧有奇偏七十者稀君實無憾我
獨何爲中夜慨歎翁湖之陰山海之陽孰致生芻永望
涕滂緘辭祖奠寓此一觴尚饗

祭褚邦直文

嗚呼君之母與我母俱傅出余晚而仕於越則吾母既

下世且二紀矣始獲拜姨母於堂上姨母之遇余猶子姪而邦直之禮余猶其元昆也知邦直宜詳嗚呼邦直質直而好義難容而履常余貧邦直能館食之余疾邦直能訪醫購藥物以拯治之余仕於王所猶一載遇余以相存也别十有餘年余投閒里居而老且病相望益遠惟不得復見是懼曾謂邦直乃先我以歿耶身世夢幻則余既審此矣所深恠者以邦直之敦龎粹美而禄不稱德年不登耳順凡其親戚鄉黨與朋游往來者奚

不奭然若有所失盖非時舍也嗚呼令邦直已矣而其子若姪咸克家顧必有昌者後之人或以是為相乘除獨情好之篤契濶死生不能使余心之不恨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敏求文

嗚呼崑山之集甲子一終我年未冠而子尚童誦詩琅琅辨對纚纚我時心識偉此童子浸長以來宦學並驅我西子東子出我居我年加子滿十去一間關窮途亦

合困抑庚子之冬俱來京師僧愢從容對案並棲子時
方強謂我清羸唧盃潄醪與相娛嬉曾謂鄉閭不若羈
旅襟抱曲折始克申吐嗚呼敏求才器絶人談經析理
窮其涯根舒為文辭旨切氣振聲馳左廱見推輩倫俛
拾科第如探懷袖春官再上吐奇莫售從使三韓始得
一官子亦何有姑為親歡筮仕以來意氣彌厲錯節盤
根見於屢試迹其平生實茹辛苦遇事輙前不有此身
嗚呼敏求甚孝於親生事死葬不愧於神一昨葬親叩

我以銘纍然骨立如有所嬰曰初卜宅徧歷嵌嶔戢沐雨風夜卧営荆兆隧舍廬是經是營一身百須朝暮戴星凡其飾終備盡典刑孰不生兒乃有寧馨無憂富貴我嘗告渠不在於初在於晚途既為外郎奕奕有光顧視要路將翺將翔云何不淑天嗇其禄如子之身百身奚贖嗚呼哀哉豈無友朋子獨我惇情義周旋有踰弟昆當其乖暌書每見存遠致藥物輔我本根子歸毗山我家旁縣百里相望不得數面子昨念我携孥以來我

時喪妻事與意乖永愧此情未克往報不圖一朝乃得訃告我方瘧寒病卧於寢大聲呌呼淚注席袵遣我兒行薄寫我胸云我有瘳往哭必躬嗚呼哀哉尚饗

茗溪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三十至三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金　垍

苕溪集卷三十　　宋　劉一止　撰

祭文　行狀

代祭王廉訪文

在昔成周化一内外則有行人誦道志意惟我國家與周匹休遣使自中分察九州惟公堂堂獨禀忠厚薦更使華績業滋茂惟時東南狂賊震驚來炤一方帝命老成自始拜公顔色温清服誦先言實聳觀聽謂公早晚

將復於王起仆植僵我民實望攝提之春服正里門奄忽變化奪此德人靈車則歸西指帝鄉公不能言我民盡傷一觴之獻故人所重千里長途式酬以送尚饗

代祭李提舉文

惟公昔官淮甸賊兵薄城堅守不屈朝廷嘉之擢部使者實治會稽某始見公温然而和厲然而莊緩而不跡清而有容竊意其緼藉有大過人者而恨其未用未幾得疾遂病不起嗚呼其眞可痛者耶抑某之期公過也

雖然公之節義既畧見於前日天不報其勤而奪之年悲哉尚饗

代祭張提舉文

昔者黠虜犯順樞密清河公以輔郡兵先入衛已而抗論虜營守正不撓卮從朔方方今皇帝嘉清河公之忠寵靈其家而録其子惟使者以才能膺選任實剌浙郡凡屬部之士民若吏聞使者之賢能世其家且將以惠我民也始至以疾告未幾遂病以不起聞行路之人咨

嗟惜之其搢紳士夫則竊有恨焉曰清河公忠孝若是而天勿祐其子吾勿知天道為何如也某承乏於兹與使者因王事曽未及識其生也而視其亡能不悲哉酒肴之薄匪以稱禮寓其悲也使者其聞之乎

代祭吕丞相文

維師尚父太岳之裔相彼武王于變伐事光昭後人克紹厥懿惟公之生英特偉異心雄萬夫身兼數器拳拳愛君曾靡敢易天固異之其必有意公實自以遭遇不

世義所當爲九殉勿避帝嘉乃績社稷是利謂督不忘俾踐厥位再持魁柄埏埴品彚慨時艱難志等外內出入將相文武兼備命圭崇崇赤舄几几秉旄仗鉞富貴始終天子有命公實至止分陝之重將公自倚俄以病告勿克入侍我時視公尚能强起顧瞻精爽何患不已詎公之歸閱日未幾遽聞訃音失聲嘆喟喬嶽峯摧壑舟夜逝我不意公而乃至是遡風永懷淚溢兩眦奠此一觴尚公不昧尚饗

臧記室行狀

曾祖 祖 父

公諱詢字公獻湖州安吉人世居於梅溪少孤事母朱夫人以孝聞諸兄覔舉以公任家事公意不懌私取書讀之皆通其義經理内外不廢孝養諸兄憐而教焉始授之書淹貫如老成人未幾肄業大學聲稱籍甚及元豐二年進士第調歙州黟縣尉再調睦州桐廬縣令丁母夫人憂服除朝廷以公元豐舍選除汾州州學教授

任滿改宣德郎知淮陽軍下邳縣事遇今上登極轉奉議郎賜五品服授簽書廣信軍判官廳公事未赴時相萬公有旨名對除太僕寺丞踰年遷鴻臚丞坐太僕誤支馬事免所居官更二年始復除管勾元豐庫明年遷諸王府記室參軍中間序進及經八寶赦恩至朝請郎大觀四年冬以疾請致仕卒於京師享年六十寔十一月壬辰也公性資警悟筮仕不習文法嘗曰儒者安事三尺顧理之所在何如耳事無鉅細應聲剖決徐質以

法往往契合信道自將不憚強貴在桐廬時使者行部令而下斂板道左使者在輿仰視不降接公挽寮佐無得前揖使者怒屬縣事無所得復陰遣吏伺公短吏因緣擾民公呼治之以聞使者心嘉焉縣有兵官繩治卒伍差峻東南卒素驕至是銜怨連結謀入縣盜庫兵爲亂邑人大恐告公公曰寧有是事翼日方攬訟牒卒百餘輩聯裾相屬驟至於庭左右股慄不自持公若無覩徐呼前曰而輩遽至庭下顧令不揖且無所言豈令有

負汝乎皆曰令無負我官兵實見虐公曰我以為令負汝也若官兵見虐令其為汝移半紙檄請於郡即黜之耳且吾聞邉陲士卒冐矢石忍凍餓至相腕藉以死而輩寒則索裘饑則命餉父母妻子嬉怡在前官家恩汝厚矣吾恐汝不能有此逸樂將自禍也公反覆諭以禍福卒衆相視觧裾羅拜既而猶偶語公謬為動其官狀及遣所親陰白諸郡郡識公意即日檄兵官公卒衆遂觧其後稍移易離其謀黨得渠魁十餘人治之邑人以

謂非公機辯敏給變在漏朝矣同寮有坐累去官者累重不能歸京師至乞食於道公聞之出俸錢並拉僚佐得二十萬遣人訪之乃依古祠宇問方役人丐百錢活旦暮及得所贈涕泗交下貽書謝公并致弓矢且曰吾乞食寒陲寄此為命者將數十年以君能活我故用為報公反其弓而納其矢焉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下邳郡民有所逋責之急縊死田間者其妻引富人爲仇公按問無狀即日出之已而果謬聞者歎伏曰是公明可及

也果敢不可及也公家甚貧持身益廉収養孤甥及族黨之貧不能婚姻者以身任之無難色中間仕宦齟齬困於京師親戚仰給有不安者公諭曰業已托我雖飲冰不相捨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肝了不見畦畛抵掌談辯雜以詼笑聽之衮衮令人忘倦得酒輒醉萬事都捐便若超出世外其爲文章不蹈襲前輩一語落筆數千言淹頃可待尤喜爲詩辭藻雄麗士大夫往往傳誦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公三娶初許氏封旌德縣君次舒氏

壽安縣君次裴氏南華縣君一子寧以公致仕補將仕郎明州奉化縣尉二女長適將仕郎江寧府上元縣尉吳稾次適從政郎劉某孫男一人曰協寧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縣某鄉某山之原既葬五年而寧卒協以寧命屬某狀公之行將匄名於一時鉅公且表之墓上嗚呼以公之器業宏遠不大用於世而蹭蹬以死豈命也夫異時執政蓋有知之者且將峻擢公出語勁直不能委曲伺人意用是中輟嘗曰吾以胸中介介者與

言語文字卜知千人則是非所能也幸見用敢不勉不然姑已耳嗚呼其賢哉謹敘其事如左以俟擇採謹狀

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曾祖原贈少保曾祖妣方氏贈榮國夫人

祖渙贈太師嘉國公祖妣孫氏贈奉國夫人

父彦修贈少師妣丁氏贈淑國夫人

公諱與求字必先世為吳興德清人按沈氏之先於周為子男之國其地即漢汝南平輿縣沈氏是也魯昭公

二十二年為吳所滅闕 後見至定公四年又滅於蔡沈遂不祀其後子孫分散漢晉之世著名簡册者盖有其人至六朝而盛家於武原之臨溪唐天寶間析臨溪為邑是為德清國初雖稍微而公之族祖曁諸父以儒學踵取名第至公乃大光顯望於吳興公自少頴異讀書屬文不煩教督識慮辯詰已如成人未冠以藝業試鄉校流輩莫與爭長公既丁少師公艱憂自以家素貧乏毋夫人以已為命相與致志於學律身益嚴未幾薦名

鄉書尋爲太學生試選屢魁多士名稱蔚然及政和五
年進士第授濮陽縣縣學教授以道遠不便親養改常
州州學教授任滿授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公事公治
獄不以委吏事皆躬決多所平反再歲丁母夫人憂服
闋除太學錄靖康改元至京師遷儒林郎除太學博士
建炎初車駕幸廣陵公始赴官同薦改通直郎會罷太
學除通判明州改兩浙路提舉市舶未赴御史薦公對
便殿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過失遷兵部員外郎公

自劾以為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感寤行公言更除殿中侍御史被旨鞫獄江外車駕廵海上公還趨行在所奏事尋扈從至會稽而敵寇尚留江左公首陳追襲之計不果用是時江淛創殘之餘盜賊繼作民蠹未除吏奸滋甚憲網濶踈追論同知樞密院事兩浙西路宣撫使周望擁重兵於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遁以至連城陷没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為奸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時占象者言西北有赤氣蔽天中有白氣如

練犯北斗文昌紫薇公極論時政得失宜遣使省陵寢定駐蹕之地宰相不可虛位及用祖宗數事令叅知政事與宰相輪日知印諸將兵各立軍額蠲租賦以寬民力信賞罰以明功罪凡十許事尋除侍御史宰相以年少驟進不更世務公上疏極陳恐誤國事上初難之會近臣李陵獻言宜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付之以事仍諮臺諫為國擇人勿復再言出榜朝堂公曰自古豈有禁臺諫不言者乎復論列其畧曰任賢使能人主

之柄也獻可替否臺諫之職也任使失當則其禍移獻替失當則其職曠是以自古明哲之君開廣言路所以防蔽塞而杜私邪上下相須乃成治道今乃謟宰執用罷戾之人而令臺諫不言是必不識事體之人持淺狹自私之見文巧偽觀望之言以誤陛下使陛下虛負拒諫之名是何不忠之甚也且自古以來有責臺諫以不言者矣有旌臺諫以能言者矣未聞明揭牓使勿言也翌日上為降旨李陵身為侍從乃復疑誤朝廷上言乞

詔宰執用蔡京王黼張邦昌苗傅劉正彥等一時罪戾之人稍閉臺諫使不得言欲收惡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侍郎與在外宮觀沈與求上疏乞明指獻言之人顯行黜責其論爲常至云變朱成墨指鹿爲馬言太深切使大臣不敢安位可罷侍御史除職與郡尋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次累月上思公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公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

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爲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奸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此起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沈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康之禍汚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逭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爲臣不忠者先是上欲究僭偽事因公有言上大感悟公再居言路附麗前宰相用事者意公悉

論出之公聞之曰近世朋黨習以成風凡人材不論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盖上之人驅之使然余待罪言路荷上知遇第當分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余之職也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止擇一二明附䜛惡者列於上羣情遂定明年春駕幸臨安遷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公極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之上用其言始定營田之議禁衛單寡兵機不在朝廷公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

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彍騎之法既壞猶内有禁兵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浙郡淫雨害稼穡公上疏云伏見中夏以來霪雨過度浙西數郡之田垂熟淹没者十七八民有饑饉之憂徽嚴州水泉暴湧浸城郭漂廬

舍比者臨安火延民居無慮萬餘家甚於去歲會稽之
變豈小異哉仰惟陛下遭時多難厲精爲治宵衣旰食
靡遑靡寧天地顧臨宜有福應然陰陽乖和災異仍見
陛下亦嘗於行事之際思所未至者乎苟未至焉則亦
加之以誠而已矣子思曰誠則形形則著誠之至也參
天地贊化育況於行事之際厥類章章靡有不著者也
今九廟邱墟兩宮隔絶夷狄之禍未殄僭叛之黨未平
下民嗷嗷厭亂思治以日爲歲痛如焚灼覩此災異心

折骨驚而談者至謂澤國夏潦地氣使然火延民房救者不力宜不足勤聖慮臣恐此言日聞誠意日替臣是以泪流落而不自禁也陛下誠以臣言思之凡陛下所以畏天愛民用人聽言追祖宗之法惇骨肉之親薄閹寺之權正宫闈之化一出於誠有勉强而行之者耶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類忌諱而惡直士

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閽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宫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凡陛下見於行事臣固知一出於誠而非勉强然臣所謂譊譊者願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誠意既修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灾異之興轉爲福耳上嘉納焉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鎖金屏障什物上命上之而康國已猝發至

行在所公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而用華靡者立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指之戒上悉從之公在言路首尾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至是改除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未幾除龍圖閣學士判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公以疾乞置閒散改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除

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公到官招集流亡俾之復業異時士卒憑陵居民聞公威名重足屏迹無敢犯法威德並行内外綏安秋八月仍復以吏部尚書召尋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九月除叅知政事是時虜偽入寇兵已壓境上決意親征訖有成功公居帷幄實與其事上親御翰墨書車攻詩賜焉再歲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公之出也以在政府凡所議論皆出臆見無纖毫阿附督府治兵

欲大舉公勿與聞公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上不得已而從之駕幸平江明年春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召除同知樞密院事從駕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公首陳恢復之計練兵市馬積粟聚財分布將帥以待機會而同列不察疑公沮之且冒昧欲舉率不克就上憶公初言決意召公蓋欲大用僅閱累月得小疾一夕薨實紹興八年六月甲子也上痛悼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賜水銀龍腦以

斂又賜田十頃以恤其家以今年季秋之甲申葬於邑之永和鄉馬鞍山之原取同郡范氏贈吳興郡夫人夫人有美德先公四年卒三子曰雲紀右從事郎曰雲章右承務郎曰雲卿未任以官息女三長適左從事郎兩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元益餘在室公自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內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列凡四百奏其間如汲汲攬主權愛惜名器斥逐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覆言之至于糾官邪劾贓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

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来進戰退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概舉上以公論天下事淹練通達克已聽納言之切直自敵以下有不能堪者上不罪焉一時臺綱自公大振武將訓敎其下必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其見憚如此大將入覲有進繒帛方物者既分賜六宮公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時方暮夜上得公疏即命追取斥還仍降札諭公公感泣草

謝自以不世遭遇蒙上聽納無愧古人顧未知效死地耳公自爲執政凡所規益雖家人莫得聞所薦人才至多受薦皆莫知也上每以知人稱之自小官至宦達攻苦食淡處之晏然天性孝友所得俸祿以給宗族兄弟無難色於文無所不能晚歲益工尤善爲詩引類托興有作者風氣凡人以為難者公熟視落筆便造壼奥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一止從公游踰三十年自鄉校至立朝雖有出處契濶之異而相厚之意不

少襄公嘗見薦爲御史屬官初未嘗言心獨識之然知公莫詳焉竊嘗歎息以爲君臣之遇自古所難有聽諫之君又有能言之臣然後君臣俱榮名譽日彰不幸而無其臣則君雖有屈已聽納之誠而臣言不足以發之遂至於兩無稱焉可不惜哉若魏徵之遇太宗韓休之遇明皇包拯之遇仁祖公之遇主上蓋所謂君臣俱榮者矣雲紀屬一止狀公之行將求諸立言大君子誌公墓公名節之偉議論之懿縉紳所共知也一止不敢私

謹狀

苕溪集卷三十

茗溪集卷三十一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田永年乞將父實爲建州軍賊殺死恩澤補女夫許登承信郎

勑具官某朕於死事之臣未嘗不惻焉動心思其族類惟恐或失所以勸義士而羞叛人也爾其異姓之親與霑命秩宜知自節以稱所蒙可

桂陽監司理李士權平陽縣令趙景韓推恩各

合循一資

勑具官某曰者湖湘之寇負固阻險侵軼郡縣至煩王師僅乃克滅軍須辦給爾與有勞第賞進階國之常典可

吴希祥降一官仍罷邵武軍通判

勑具官某朕念大江之西俗習輕悍選擇能吏固將安之爾爲州治中始聞潢池弄兵之警詭求避去使文自

營朕何賴焉論者以聞罪其可追貶秩一等免所居官自爲寬典念思循省可

前辰州沅溪令王汲禦盜有功循一次

勑具官某曩者鼎澧之間盜賊竊發迄於平定爾與有勞賞以懋功國之典也可宗丞昌云曩者荊江郡縣陳檏云狂寇弄兵侵軼旁近下詞同

進武校尉張安道王正臣差齎文字過界各與轉一官

勅具官某爾等傳命越疆咸以能選進官一等以為爾寵往其勉之可

樞密副使左通議大夫王庶除資政殿學士知

潭州

朕緝熙庶政允資左右之良體貌大臣務極始終之遇雖進退之間或異而内外之勢惟均具官王某氣禀直方學兼文武夙負敢為之畧獨高應變之方草木知其威名夷狄問其年狀朕念兵民之大計求縉紳之實能

召自遠方俾還近列旋授樞機之柄方須帷幄之籌何引疾之甚堅屢抗章而莫止眷湖湘襟帶之地連東南形勢之區疲氓未蘇鄰盜僅息是用開元戎之巨屏錫秘殿之隆名勉爲朕行徒得君重勿謂長沙之地狹不足回旋當思隴右之風流尚在忼慨服我明命佇觀壯猷可

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除御史中丞

御史列職皆朕耳目之官而中執法實爲之長其任重

矣苟非其人朕不虛授具官某藴經濟之術負絶特之才授自時髦薦更器使學通以博若賈誼之明治安論政而堅若陸贄之本仁義每獻可而替否不吐剛而茹柔逮其立言足以華國考稽公議益簡朕心是用命爾揔持憲綱以肅在位俾中外士夫知朝廷之尊有簡書之畏則於汝嘉是曰稱職可

游損除太府寺丞

敕具官某太府之職出納邦財丞於其間事任惟劇爾

詳練通敏有稱於時往究乃心用觀來效可

知洪州李光除吏部尚書

朕憂勤在御當饋興嗟思得耆艾骨鯁謀國不貳之臣獻納論思以裨予治以表庶工俾四方萬里之遠聳聞而跂慕知朝廷之尊不待告令而民自化焉顧不偉哉具官某師古聖賢執義堅固志節之厲凜如秋霜被遇累朝始終惟一出入中外險夷屢更朕熟察其所言又詳試之以事蓋有日矣是用名從藩屏還長天官激濁

揚清惟爾之舊謀猷告后益罄厥忠使朕知人之明不愧於古爾則與有無窮之聞可

郭師偉宋元換給付身

勑具官某爾等往者奮於行陣嘗有顯勞賞不踰時既霑渙渥申以書命其益知榮可

宋亮臣幹事回轉官兩資高震轉官一資

勑具官某服勤奔走嘗有顯勞序進一官以為爾寵且用以勸來者可

王利用除祕書郎

勑具官某圖書之府儲養英俊猶藝林於圃時而用之爾文學志行秀於士林所謂豫章楩柟者也承郎之職其選甚高益勵爾修以俟採擇可

吳世才世榮以父歿於王事各合得恩澤一資

勑爾父董所兵部與賊決戰至於殞身朕心憫焉疏恩其孤以慰九泉以為爾寵可

李珏贈官

勑具官某昨者虜犯河朔遠近俶擾士大夫去職避難志求茍免者終不得免焉爾以州從事之卑奮厲捍敵與城俱亡可謂知所處矣自古有死爾亦何恨畀官二等升錄其孤精爽如存尚克知享可

高承儀軍中起復　張全同　安嵒同

自昔名賢雖守一邑而要絰從戎當世不議其非蓋知所急也况爾有位於軍服勤既久乃欲以家難去職其可乎哉孝有移忠禮有奪情爾無恨焉可

曹璉除湖北路提刑宗樗除潼川府路提刑

勑具官某朕惟荆湖巴蜀之北遠于朝廷刑之頗數獄之頗紛吏治之無良民情之多疢至有不得而聞者況得察治之乎則部使者之責固亦重矣爾等性資通明藝能果達或選自郎省或擢從外官分畀一道之權以觀底績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無從詭隨以謹罔極剌舉之能於是乎在其勉服古訓以副朕心可

安邠除荆湖北路運判李倫清除淮南東路

勑具官某朕念荆湖之北長淮之東民食尚艱兵儲未廣惟時漕計之臣非有機智絶人彷彿劉晏之流者豈足以當是任哉爾邠通於吏道譽處甚休爾倫清才高識明動有可紀是用命爾分行一道其庶幾悉乃心力體朕至懐俾民不病斂士無饑色則惟爾能嗣有褒寵可

苕溪集卷三十一

苕溪集卷三十二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周袐知婺州續改紹興府

朕修明庶政加惠黎元聿求法從之良增重藩宣之寄矧惟婺女股肱行朝川壤相連俗習未遠顧所與共理俾無愁歎之聲則選任之門詎可不遴具官某沈毅而有斷疏通而不浮盡見古今之書周知事物之變粤從

簡授屢罄忠嘉編為耳目之官寔任紀綱之責奉祠均佚閱日既多復畀名邦敝自朕志爾其服我訓誥無懋德威綏厥善良鋤其蟊賊豈特一方之民安爾之政亦使列辟聞風而勸焉顧不韙哉可

歐陽懋知平江府

勑眷惟吳門密邇王所今為重地雄視他州必得秉心有常之人任以與我共理之責具官某行義純固得於心成問學淵源寔由世濟項從禁路出典輔藩不求赫

赫之名綽有優優之政奉祠均佚閱歲滋多爰錫命書再分符竹尚體丁寧之意毋忘豈弟之風俾潤澤及於京師愁歎消於田里是乃稱職則予汝嘉可

魏良臣吏部郎中

勑具官某銓衡之任雖號劇煩人無覬覦一本資格然而用非其人則吏得以持可否之似以見欺士或至懷抑厭之嗟而莫訴此朕所以遴選而不敢輕也爾頃以雋才嘗更任使秉心忠實不敢告勞肆予命爾列職天

官往究厥心以佐而長惟察惟法則庶幾焉可

中書舍人蘓符磨勘轉官

勑朕稽有虞考績之規叅成周計吏之法命秩有等率三歲而聽遷資格既明乃一定而不易具官某砥名勵節見於身修種學績文自其家法名從流外擢寘周行領中秘之英游訂曲臺之茂典旋躋禁路命演綸言豈特爾雅深厚之辭增光乎國體抑亦稽古禮文之事有益於前聞至於會課三遷進官一列報雖由於積日寵

實自於知勞益懋乃猷以觀來效可

張希亮國子監丞

勅時巡以來監學之官與弟子員皆闕而不置惟學政之不可廢者屬之於丞焉爾行能甚修見推朋輩往祗厥事毋或墮可

梁汝嘉户部侍郎

勅朕念軍興以來費出無藝邦計之任付委匪輕博選一時之良莫如已試之可具官某智周於物用適其時

左畫方而右畫圓從容不亂進成規而退成矩風猷可觀薦更劇煩迭處中外益信乃言之可績寧惟所至之有稱方今民食尚艱輿地未服户口之賦既狹山澤之利寖微官曹睨廩以指期師旅列屯而待哺惟爾得古人心計之妙知天下利源之歸觀厥盈虛制其出入儻生衆用寡而濟以通融之術則貫朽粟腐有同於全盛之時惟既厥心毋乏我事可

孫叅政近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吉甫可特贈太子少保

勑朕眷求真賢置諸左右乃一德一心共圖庶政既登進厥位爰錫渙恩追賁其父祖以及大王父於典禮舊矣具官某曾祖某抱負仁義含章不耀積善之慶燕及後人用能有此曾孫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正秩二品告於幽泉尚克知享可

曾祖母張氏可特贈昌元郡夫人

勑國朝之典中外百執事秩通朝籍與法從之臣追賁

其先大者僅及父祖惟執政之官寵逮三世其積深者其報遠其體重者其數優蓋事之稱也具官某曾祖母張氏柔嘉之德惠於宗工勤儉之風聞於里閈慶鍾其後是生曽孫為我碩輔故於登用之始爰加𦙍澤之封正位小君以光泉壤可

祖珣可特贈太子太保

勑盛德之報古有成言不於其身於其孫子故髙門以俟廷尉植槐以望三公自是不疑應若影響而况苦心

焦思種學績文不售於時齋志以歿則造物者愍焉啟其後人貽以祇福亦何足怪哉具官某祖某負絕特之義通古今之書四與計偕聲華作偉一命勿逮再世而昌厥有賢孫登貳柄政爲予腹心是宜疏恩寵賁私廟青宮亞傅禮秩兼優用侈爾有孫之榮亦昭我得賢之慶可

祖母張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勑天之報施善人初若無意爰考其事實相後先譬彼

服田是穮是蓘乃克有秋譬彼泉源是疏是鑿其流則長蓋所謂跡而不失者也具官某祖母張氏婉嫕德行宜其家人報不及身溢於爾後惟時聞孫作朕良弼登用之始疏錫大邦尚其不亡服此光顯可

父故贈光禄大夫擇可特贈太子太師

勑士有砥名厲節見於身修沈伏下僚勿克施用以訓其子為時英賢光輔國家澤及庶類則褒崇之典賁其私廟蓋理之宜而朕不敢有愛者也具官某父贈光禄

大夫某學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孝友名於一鄉視古卓行而無愧惠愛存於兩邑方今循吏為加優位不稱德報不及身施於弼臣始大光耀謀猷入告皆爾之餘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正位宮師申加愍典以顯教忠之效以寬陟岵之思可

母金城郡夫人李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

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石窌之賜實始啓封視命數之等威為褒榮之隆殺至於忠孝克備名位兩崇自非德

門其誰有此具官某母金城郡夫人李氏率憲蹈禮蔚爲婦師令則休稱益於女史是生賢息為朕實臣於其柄政之初載稽彝典錫爾名郡於前有光陟岵之思顧莫追於既往奉嘗之寵尚克詒於無窮可

妻淑人鮑氏可特封永嘉郡夫人

勑朕惟公侯之貴得位與時化刑于家澤逮其下豈特身修之效抑其内助之由故鵲巢釆蘩之作見於國風其來久矣若其命之不淑弗克同其安榮在於人情有

歛然者則追賁之典其可後哉具官某妻淑人鮑氏柔惠肅雍能執婦道克相君子以成其賢雖善行有加而福禄未究爰正小君之號仍開大郡之封襚服之華副珈之飾併爲爾寵尚克欽承可

書令史嵇洪出職與叙右廸功郎

勅具官某爾服勤職事閱歲既多俾列文階往從補外其尚知勉稱以茂恩可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勑具官某昨者虜犯襄漢爾父抗敵至殞厥軀朕心憫焉疏恩其孤以勸義士以慰九泉可

王緡直秘閣知常州

勑具官某自昔良二千石未嘗不以奉法循理為先而以畏嚴輔之鋤其強梗害民者而已今則不然以苛刻為吏能以惠愛為選懦鞭笞赤子以取辦給豈非為治之意初不在民苟欲自見其才者耶嗚呼兹非朕之所聞也毗陵近郡股肱行朝以闕遺補之舊慈惠明察識

朕愛民之意不求知聞錫之左符重以中祕寓直之寵往其勉之可

柴萃擬右宣義郎襲封崇義公監周陵廟

勑具官某朕若稽前古於先代之後恩有加而不替焉禮也爾周之裔孫於次當封俾進文階以承祀事往其欽哉可

茗溪集卷三十二

苕溪集卷三十三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崔邦弼朱中興叙復軍賞轉官

勅具官某爾捐軀抗敵屢立戰多載疇昔勞申以書命益思勉勵以稱所蒙可

汪藻修史成書陞顯謨閣學士

勅朕任賢能而責實惟恐或遺懋爵賞以勸功不敢有

愛矧禁林之舊德著藝苑之殊勞可無渙恩以昭至意
具官某學貫九淵之邃才絶千人之英昔膺使令服在
近密崇論宏議有補於時大册高文悉出其手悼念兩
朝之故實曽無一字之遺餘出自爾心不煩朕訓緝文
辭於斷簡問黙陟於故家遠近異同靡差歲月品彚條
貫燦若日星捜羅旁逮於測幽誦意不忘於寤寐左思
作賦既殫十稔之勤馬遷成書自立一家之法此其闕
深用歎嘉就陞延閣之華申錫賛書之寵豈惟今日

見國體之增光抑使異時并爾名而不朽服我休命益
勵厥修可

鮑廷祖孟處義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軍興以來典籍散逸兩朝故實罔有遺
餘肆命儒臣俾加纂集成書來上煥若日星載嘉積歲
之勞抑有乃僚之助爾等修潔博習富於藝文懋賞稱
功就官一列服我休命其尚知榮可

康順苟得以軍功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鄉者奮身捍敵第功甚明懋賞進階以為爾寵其尚勉旃可

曹芬循文林郎

勑具官某向者南安近邑狐鼠嘯呼旋踵就擒爾與有力進官一等其尚勉之可

張學換給付身補右從侍郎

勑具官某爾以白丁從軍屢進官秩閱日既多朕方懋爵賞以勸功雖若爾者亦不遐棄申以書命其益知榮

可

李彪換給父陣亡恩澤付身

勑具官某向者爾父奮身抗敵死於忠義思逮其子既閱歲時申錫命書以光存歿可

夏候旦捕寇有功循右從事郎

勑具官某海隅之民憑恃險阻殺掠人而奪之貨無歲無之爾督捕俘獲厥職甚修朕心嘉焉懋賞進階其益知勸可

王勝叙復敦武郎

勅具官某爾以事貶秩在洗心前甄叙之恩務從優比宜知奮勵以寵榮可

江端卿王琮劉居海並贈官與一子恩澤

勅具官某爾等為督部之官捍賊殞身職也人孰不死泯然無稱與草木共腐者多矣爾何恨焉用錫愍章并録其子以慰爾靈以為義士之勸可

吳武陵獻吏化論循兩資

勑具官某昔漢文帝戒張釋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朕於是知人主所求貴適於用非以甚高難行之言不可企及之事為足說也爾獻書公車勉朕更化條陳部别粹然可觀詩曰無言不酬懋賞進階以為爾寵且爲能言者之勸可

劉敦常向子昌祝師龍各降一官

勑具官某大農之錢實國經費凡其出納各有司存爾等無所禀承果於移用章劾既至朕何敢私聊褫一官

以戒來者可

吳時澤降兩官

勅具官某爾律身不嚴陷於吏議比從閲實過惡暴陳服我寛恩毋忘自訟可

韓昭叙復右中大夫

勅具官某曩肴命將授師列屯江右船粟往哺爾期積愆念頗閲於歲時亦既經於蕩宥甄叙官秩以觀後圖可

劉子翼上官瑛許克明蔡宰陳大輔並降一官

勑具官某國之經費實在大農其郡邑賦租與戶口登耗之數有不得不察乃者命取其凡上之省戶稽其多寡而勸懲焉今部使者以爾過期不報劾章上聞罪其可追貶秩一等以罰其偷且為來者之戒可

趙俊等以戰功轉官

勑具官某曩者瀕江郡邑羣盜肆行爾等擐甲先登屢見俊獲有嘉忠勇序進官聯服我茂恩尚圖來效可

左修職郎陳最改左承事郎

敕具官某爾以儒生習於韜畧論議根據靡靡不窮沈伏下僚莫克施用以功自見朕用汝嘉錫之渙恩俾階京秩其思勉勵以稱所蒙可

魏堯臣等起復補官

敕具官某朕得忠賢授以使指俾其考度自擇乃僚爾等起自奪情就加命秩是為異數往服厥勤可

淮西叅議官李健叙復左朝散大夫

勑具官某爾向者坐累貶秩在洗心前更閱歲時復見
録用甄叙一等滌爾丹書服我茂恩尚圖來效可

李回追復資政殿學士依條與遺表恩澤

勑朕禮遇故臣事存懿典極哀榮之終始憚生死之乖
睽爰錫賛書用昭至意具官某早登膴仕被遇累朝踐
更使令出入中外輔朕艱難之際粗殫夙夜之勤繼綰
兵符出臨方面屬毀言之坐至顧顯狀之未聞方從眞
館之游遽有重泉之恨念既經於蕩宥亦頗閱於歲時

憫爾沈寃假之異數正隆名於祇殿衍餘澤於後人朕無愧於昭天爾尚圖於結草可

茗溪集卷三十三

苕溪集卷三十四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都虞候郭永王金劉千等遇明堂大禮合該換授忠訓郎

勑具官某爾等各在赤籍積日累勞易畀官聯是為舊典往祗厥事以稱茂恩可

成忠郎楊青軍中失火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居師屯不戒於火自速咎戾其又奚言姑褫一官俾知循省可

忠訓郎魏存謀要打刼降五官

勑具官某爾為田官不能謹身容納匪人與通姦利貶秩五等是為寛恩可

杜琳降官

勑兵法曰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一軍之中如身使臂臂使指上下内外罔敢差池一有不嚴則為

亂階漸不可長具官某早以材武見推輩流命統偏師列屯以守而乃奉令不恪遣卒越疆規求錐刀旋至亡失大將言狀朕不敢私姑貶階官以戒來者是謂寬典其務省循可

郎誠以妻父朱弃奉使未回恩澤補承信郎

勅具官某信使出疆淹時未返惕然興念厚恤其家爾惟外姓膺此命秩其知自飭以稱寵榮可

死忠陣亡贈承信郎與一子恩澤

勅具官某爾奮於行陣固敵是求令爾殞身朕實有愧寵以命秩並録其孤魂而有知歆此至意可

顏魯公遠孫師與補右廸功郎

勅具官某朕遭世中否思古興懷眷唐室之多賢壯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儼然至今猶有生氣訪求遠裔僅齒齊民肆加異恩寵以命秩録功臣之世朕無誚於周詩對前人之光爾尚存於家範可

劉大中落職依舊宫祠

勅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亦復羞稱不孝
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爲名教之罪人民罔具瞻朕有逸
罰具官某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
所生之天属視厥父如路人炊烟不同寢疾弗問事皆
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誠所切齒覽彈章之沓至知
公議之靡容其鐫秘殿之崇尚即真祠之舊噫始終之
遇朕猶屈於彝章喜懼之年爾盍圖於改事可

林子堯等補保義郎係從賊黨出首自新

勑具官某慶賞之設非但勸善苟知過而自新則亦在所録焉蓋忠厚之至也爾頃陷非類晚而悔之轉敗為功審於自擇寵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殿前司托試到舊行門孫佐王節周宣李勝等

武藝與換敦武郎

勑具官某爾以虎士警衛周廬易畀官聯是惟舊典服此休命無放厥勤可

王庶落職宫祠

勑朕履茲艱虞靡敢寧處惟是二三執政任之不疑庶幾左右宅師用底於治脫或懷狥私之志無憂國之風論曰以乖朕將安賴具官某曩更中外粗閱歲時台自藩維服在近密授以樞機之柄俾忝帷幄之籌所冀同寅以克有濟而乃大言惑衆小智飾奸旣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脫身而要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顧已照其肺肝尚曲全於體貌假之異數出殿大邦屬

公議之既喧匪私心之敢貸其鐫秘殿往即真祠噫才各有長爾豈無用任過其量朕則使然服此訓言毋忘循省可

泗州兵馬鈐轄趙時奉命有勞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揔戎之官厥職既修傳命越疆亦著勞效進秩一等以示寵褒可

保義郎李全禦賊陣亡贈兩官

勑具官某爾以小吏奮身抗賊死不返顧彼爵崇祿厚

者能毋愧乎古語有之寧以義死不營幸生於爾見焉

進官二等用錫愍章尚其不亡欽此至意可

吳藹以妻父陳思恭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勅具官某朕憫夫忠義之士殞身矢石不得終於牖下也厚恤其家以及姻黨亦獲霑命秩其思所以稱之可

賈進賊黨自首補承信郎

史宣歸正轉承節郎換給付身詞云爾恥於從偽自擇其明有嘉其忠超進官秩申以書命其尚知榮

勅具官某爾審於自擇轉敗為功可謂忠矣錫之命秩

其尚知榮可

武平縣丞宗誠彦平虔賊有勞循一次

勑具官某鄰盜弄兵侵軼爾疆捍禦之勞達於朕聽進階一等以示寵褒可

嘉州第四將官髙貺犯贓罪降一官衝替

勑具官某爾不自飭陷於吏議罪涉已私勿可追已貶秩一等免所居官其自今戒哉可

權南豐巡檢髙騰因本寨兵卒聶成等作亂勦

殺凈盡轉一官

勑具官某卒驕倡亂威不素行非一日之積也録爾倉猝弭亂之功而畧其不素訓整之罪兹可謂厚矣進官一等其克欽承可

忠翊郎李侁元係尚書省額外都事陳狀乞比換使臣出職吏部勘當申省狀内刮補添注舉發到官虛妄特降一官依衝替人例

勑具官某銓曹天下之公不容以私浼爾不知畏以自

速辜聊示薄懲且戒來者可

苕溪集卷三十四

茗溪集卷三十五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禮部侍郎曾開除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

勅侍從之臣朕所倚重雖出處之事各異而禮遇之意不殊具官某早以文學志行受知先朝亟登要路淹留江海積有歲時朕眷求名賢服在近列庶幾論思之益

共濟中興曾閱日之幾何乃抗章而别去辭情懇至慨莫得留寵之延閣之華俾即真祠之秩忘爾身之在外惟我后之告猷時乃之休抑朕所望可

恭州壁山普澤廟神封威濟侯

勅某神朕閔夫農夫之望歲惴惴朝夕雨暘小愆籲天號呼若無所托命焉故於命祀之神有德於民一方是賴則惕然動容不愛褒崇之典以寵靈之且俾其民知所報事有永而無替也今有司以爾神聰明正直未嘗

出其靈響惟水旱疾苦之事有謁必獲聞於朕聽是用
欽嘉錫之侯封以荅神貺其服我休命益相彼民毋俾
歲艱神亦與有飲食可

右千牛衛將軍士㴽依例合換武節郎

勅具官某朕惇叙近屬列處環衛厚其廩秩而不煩以
官職之事至有欲自見其才願出補吏者亦所不拒焉
爾寅恭造朝閱歲既久因其有諳易畀官序俾之從政
其率義蹈憲毋或惰偷以速官謗則予汝嘉可

王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請梓宮太后交割

地界使仍賜同進士出身

勅朕揔攬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叅伍之聯位在凝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某宇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王名賢之德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擇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皆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辯毅然叱馭之忠鄺生凴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侜溢前聞朕

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濶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承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乏吾事噫服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册可

藍公佐除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充副使

勅行人之選自古所難故叔向進子員於朝以為道二

國之言無私周家遣使必曰周爰咨詢盖惟忠信之人而後可用信乎其不可不審也具官某淹練敏明習於故事服在近密頗閲歲時俾使殊鄰有嘉忠實是用命爾復爲朕行今通好息兵既有成約輿地將復梓宫將還母后宗親指期可俟往從而長益殫厥勤肅迓還轅就成故壤陟爾廡車之峻以為行色之光服我茂恩尚圖來效可

傅嗣延等二十九人從使出疆有官人轉官無

官人補授白身先補承信郎進士先補上州文學有官人先轉三官

勑具官某朕選任近弼出使殊鄰一時從行悉聽自擇惟川途之脩邈念王事之馳驅錫以典恩超進官秩初補官人云俾尚思黽勉以稱寵榮可霑命秩

和安大夫惠州刺史李安仁特落致仕發赴之

行在供職

勑具官某爾以和緩之術歷事累朝績效著聞度越流輩雖告老得謝而精爽未衰其服故官益修爾職可

南劍州沙縣民兵首領樂輝親獲凶賊余勝等

七人特與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以智能率衆捍寇執俘獻馘嘗有顯勞懋

賞進階以爲爾寵可

劉錫知鄂州

勑鄂為湖湘望郡異時創殘行旅蕭然今流亡既歸田

野加闢惟是存勞安集之政屬於守臣朕所遴擇具官

某執憲蹈義飾以文雅頃侍殿岩識朕愛民之意剖分

符竹往慰彼民惟既爾心無俟多訓可

右承直郎楊抗特改次等合入官

勑具官某乃者選任近列出使殊隣載嘉體國之忠抑有乃僚之助稱功第賞爾實居先并叙舊勞俾更秩序尚圖後效以答茂恩可

解潜罷軍職特除正仕承宣郎

勑侍衛之臣朕所倚重雖出處之事各異而眷遇之意惟均具官某忠謹不浮沈深有斷屢著捍城之畧夙推

經遠之才名自遐方再司軍政忽露章而引去諒雅志之莫回勉狥其私以均勞佚留務之職式寵其行惟爾以勲業自期見謂忼慨尚覩他日益展壯猷可

韓世良特與轉行左武大夫遥郡防禦使

勑朕制横列之官以待異能之士其選重矣苟非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某沈機服衆義勇冠軍屢立戰功不自矜伐典司軍政亦既淹時肆因慶賚之行陟此高華之秩蕪崇使號併示眷私爾其服我訓辭益殫夙夜要使

旂常之績獨高伯仲之間則予汝嘉是曰報稱可

藍公佐父安石特贈節度使

勑朕用心廣愛御于家邦厚往飭終存乎禮典具官某禔身有裕率禮不違祗事宮闈浸更歲月死而未泯尚克教忠爰申追錫之恩懋建節旄之重神靈如在庶或知榮可

右承直郎陳楊上書可採特與改合一官

勑具官某朕不愛爵賞以求至言茍可施行則若已出

爾以狝外忼慨獻書論議詳明有當朕心錫以涣恩俾更秩序其益勉勵以稱所蒙可

忠訓郎閤門看班祗候藍師稷換授右承務郎

勑具官某朕申遣信使遠適殊隣被以寵光悉無所愛爾以從行之賞就易文階有榮耀焉其思稱此可

將仕郎鍾離咸亨以昨充計議使屬官循一資

合入修職郎

勑具官某向是委任信使通好殊隣休兵息民既有成

約從行之賞朕何敢忘其服茂恩益思報稱可

權同知閤門事何彥良特與落權同字除右武

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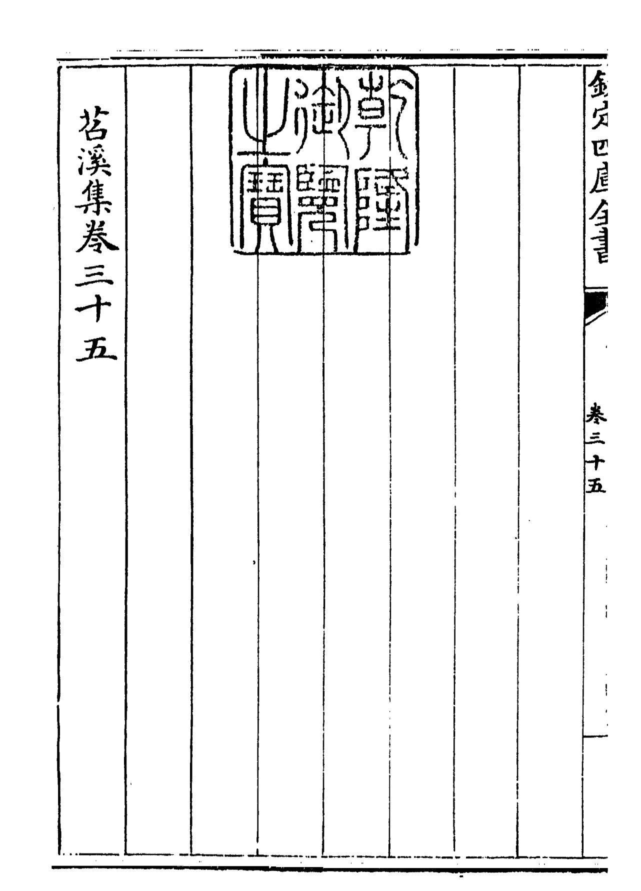
勅爵賞之設用勸臣工凡官修其方吏宿其業所應褒

進者朕無所愛爲具官某謹愿恪恭服在近密更閱歲

月無改厥勤方將申九賓臚句之文俟百辟會朝之禮

簡求爾類無易舊人進秩橫階正多上閤益思稱職以

答茂恩可



茗溪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金　堉

苕溪集卷三十六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郭仲荀除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勅諸侯朝於方岳未忘廵狩之勤王畧及於舊都實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懐具官某賦性通明受材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郤縠之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替執干戈以衛國援枹鼓而忘身入侍殿巖載肅貔貅

之衆出分帥閫每寛疆埸之憂建大將之節旄加二公之位號功髙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薦更戎壘悵遺民稔禍之久屬殊隣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焉歸行旅凋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申錫渙恩往司管籥之嚴仍摠兵符之重惟爾拊厚疲瘵勞来散亡慰父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歎俾知朕指有若親臨則予汝嘉嗣有褒寵可

張浚叙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勑朕福威在巳操八柄以馭臣忠厚宅心不一眚而掩德矧惟舊弼嘗總百工可無投報之恩以示終始之遇具官某天姿英特謀府靚深奮身孤遠之中相朕艱危之際忠勤有偉勲伐未忘喪孟明殺陵之師事非意出分孔戡東都之務歲巳再更比通好於殊隣既言歸於故壤肆均慶賚用慰遐邇稍還官秩之崇俾遂祠庭之佚朕心爾識報禮是圖可

汪伯彦復觀文殿學士依舊宮祠

勅上詞同張浚　具官某器資方重德宇靚深早依日月之光乃際風雲之會相朕初載共濟多艱一德保躬自適隱岩之樂十年去國每動故老之思比通好於殊鄰既言歸於故壤肆均慶澤以慰遐邇申加秘殿之崇仍即祠庭之舊朕心爾識報禮是圖可

趙瓘王昇陳裕趙軏差充皇太后本殿準備使

換轉官請給依中節人例施行

勅朕念東朝在道川陸阻修豈惟跋履之甚勤抑懼奉

承之不肅爾等出自選擇超進官聯惟勤惟忠則爲報稱可

右修職郎新邵州録事叅軍王健以叔倫奉使恩澤改舍入官

勅具官某朕委任近弼遠使殊鄰寵賁所加惟其自請爾以猶子超進官聯服此茂恩其思報稱可

進武林尉王用因軍功轉四資換授付身

勅具官某爾服在戎行屢霑賞秩易俾書命於前有光

盆究乃心以圖所報可

左修職郎潮州司理王晞韓權及推正平人蔡城等九人疎放賞轉兩資

勑具官某朕哀矜庶獄之不辜屢降詔吉丁寧孰復俾四方司政典獄之官知所欽焉今爾以平反受賞朕所樂聞服此茂恩更圖來效可

王銍進七朝國史列傳重加添補成書共二百一十五册特與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修廢典於風塵之後訪遺書於煨燼之餘既累歲矣顧中祕所得外有愧於士大夫之家而史氏闕文亦或未補朕心閔焉爾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辭比事度越輩流乃者裒集累朝故實而附益以其所聞成書來上有嘉其勤序進官聯以爲爾寵且以爲多士之勸可

明州觀察使入内侍省都知梁邦彦祇應大金人使有勞遥郡上轉一官

勅朕嚴責實之政而以恕行之苟有勞能雖小不棄具官某機神敏悟多所踐更祗事宮闈見謂忠謹乃者授館鄰使事每肅然不見缺遺雖爾以禮法自閑無所求取顧於褒賞出自朕心其服訓辭益思來效可

陳永錫等二十七人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上四句同前詞乃者授館鄰使爾等涖事辦給罔有缺遺有嘉其勤序進官秩非特為爾之寵俾後之奉公有若爾者皆知勸焉可

左儒林郎前知南劒州順昌縣江鈿獲賊改官

勑具官某爵祿國之砥石所以厲世磨鈍而無所私焉今有司言汝有捍寇執俘之勞故於懋賞亦思所以稱此超進官秩是爲汝榮其尚勉之可

徽猷閣待制潼川府路宣撫使邵溥誤収試舉人降一官

勑法者天下之公無間遠近苟戾於此朕不敢私具官某頃以時髦擢登禁路出總藩翰分國顧憂乃者試士

禮闈弗懲其濫有司言狀咎當誰執貶秩一等以戒惰偷非特為爾識也服我明訓尚厲後圖可

藍師夔除閤門宣贊舍人

勅具官某上閤之職實相禮儀非性識通明不在此選爾聞見習熟度越輩流往祗厥官無忘報稱可

梁偉陳靖並爲閤門祗候落看班字

勅具官某上四句同藍師夔爾已試之效見推輩流其正厥官益思報稱可

忠翊郎成道陣亡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石瑀同

勑具官某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至於死義死職之臣則惕然愧之若不自勝懼其名之不揚也褒進官秩以録其孤使聞者哀而榮之嗚呼玆可以識朕心矣可

武功大夫温州刺史吴本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所治郡旁連五溪盜竊肆行俗習相冒非成德素著未有能綏靖者也今部使者言爾治無善狀權移吏胥至於行旅居人起相撻擊玆可謂無政也已

貶秩一等以戒惰偷服我寬恩尚圖来效可

右承直郎侯公達換給付身

勅具官某爾以儒服奮身戎行亦既疇勞與霑官秩載

申書命益觀爾能尚勉之哉可

右朝散大夫程昌禹叙元降一官 趙開亦同皆曾任徽猷閣

待制

勅賞勉罰偷者繄國之典赦過宥罪者時予之仁爾名

在丹書事存白簡頗閱歲時之久仍更蕩宥之恩補復

故官俾從叙格服我明訓勵爾後圖可

樓炤除翰林學士

勅自昔有道之世建立規模必有能言之臣發揮德意非特功名之會亦惟聲氣之求用能訓誥誓命之敷不匿厥指庶幾虞夏商周之盛復見於今念方疇咨莫如試可具官某養光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强識博聞足以華國被文相德可用為儀繼東臺批敕之風擅西掖演綸之譽蔽自朕志肅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

時書詔之塡委意坦明而肖體詞曲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元戡難之畧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遂拜為真固應錫命惟爾抱適用之器處可為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頼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復古則爾內相之任其用有辭可

苕溪集卷三十七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蘇符除給事中

勅朕敷求俊乂協濟事功惟東臺封駮之司在禁闥樞密之地出納所係付委實艱有非其人不在此選具官某學窮壼奥業茂經綸躬古人品行之醇有先世流風之似頃從識拔脩見猷為旋陞法從之崇遂掌綸言之

重文章體裁累漢家深厚之辭論議規模昇鄭國討論之事載稽人望有簡朕心是用峻陟瑣闈亟頒名命爾其深維事任益罄忠規遠追批勅之風毋墮回天之力尚覬來效有溢前聞可

謝祖信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朕惟多故以来禮文缺廢無所更索肆命儒臣考昔據經講求叅訂庶乎一代之典垂絶而僅存無甚悉焉爾問學淵源見謂博洽志節砥礪稱於薦紳頃

為耳目天官已效謀猷之益曲臺之貳其選甚高僉曰汝宜抑朕所屬勉攄縕藉蒐補舊聞踵事增華則爲稱職可

王利用監察御史

勑具官某御史一員爲朕耳目之官而六察分掌列曹之事糾其稽偽慢命者以告於上而誅賞之其任蓋亦匪輕爾强識博聞度越流輩執誼堅固恥於自售退然如不能傳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朕有虞於爾

矣其思所以稱焉可

侯公達准差齎詔撫諭陜西先與改合入官

勑具官某朕惟關隴久隔王靈爰降詔音往宣至意爾以才選倍道疾驅錫以恩綸俾更秩序於汝厚矣亦思報乎可

黄熟轉一官

勑具官某曰者盜犯南安有嬰城固守之勞第賞進階往其祗服可

李彌遜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勑甌閩一方被山帶海其地狹隘險阻其俗趨利剽輕其人多文學藝能之士朕選擇賢能為之師帥庶幾風化之美不易其宜而陰有革焉具官某氣遂識明行義甚修被遇先朝踐更試用朕召從外服置在近班西掖代言多潤色論思之益地官分職有阜財足國之方引疾執章遽求補郡辭情懇到挽留莫獲眷是漳浦有魚鹽之饒民裕而安于今為烈爰錫左符之命仍升延閣

之華朕輟侍從之良俾之均佚其自為計若踈而于遠民則厚矣體兹至訓益懋爾猷可

袁柟除大理評事塡見闕

勑具官某廷尉設屬責任惟均爾以才稱恭與讞決惟明克允古有成言往究厥心以佐而長可

左從政郎李棠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官先次循兩資

勑具官某朕眷中都久更戎壘留鑰之重屬于近臣惟

時乃僚序進官秩以寵其行爾其勉哉可

莫淵等軍中過犯降官

勅具官某爾等服在戎行自貽厥咎姑從薄罰以戒弗虔其自今勉之可

曾統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朕於遠近之臣不能周知其才問其所主與為所主而已主於風憲之地實寄耳目義均一體必出自擇不以遷次髙下為重輕焉爾行師古人學有家法

須由簡拔更踐華要謀猷之益亦旣稔聞朕思見老成名從外服俾再居言路益廣聰明惟吏之無良政之多類紀綱未盡振舉仁賢不肖未盡襲情此耳目之臣當任其責而朕之所圖于爾者也可不勉哉可

謝祖信改除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爾學慕古人識通今事須由簡拔更踐華要亦旣稔聞生之奇論名從外服俾列舊班輟自曲臺再居言路益觀蘊藉廣朕聰明上下詞同殿中侍御史曽統

周聿權刑部侍郎

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蓋禮刑之官相為後先刑辟之說匪用為威用以弼教是亦教焉而巳嗚呼使四方司政典獄之吏皆知此道其庶幾不失忠厚以稱朕心具官某端亮有守忠實不浮鈎貫六經兼通三史官在廷尉頗閱歲時平恕之稱孚於朕聽是用擢爾攝司寇貳卿接武法從有榮耀焉惟爾念死者不得復生益究乃心省閱成牘無爽

古義可為汝嘉可

曾統改除左諫議大夫

勅漢諫大夫秩八百石與掌論議至國朝始制從班居内禁朕心之地上廣聰明俾補遺闕于人主莫親焉非但肅正官邪執持風裁而已疇咨列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行義之修不越壇宇忠節之勵凛如氷霜多見異書明習故事是其能任獻替之責引君於當道者也雖然朕之望爾若是其至爾將何以增其所未能救其所既

先使朕日聞其過劘切浸潤知自求之益而不得已焉豈不休哉可

周葵太常少卿

勑具官某朕念邉境肅清民物綏靖宜公朝典禮之事增重于觀瞻顧曲臺論議之臣不輕於付畀爾文倫體要學通天人頓被簡知薦居華要名從外服命典奉常益觀博物之能垂訓責成之意制度多缺冀賈誼之有陳儀注復尊賴叔孫之知變尚思稱職無愧前聞可

朱勝非知湖州

勑朕增隆輔郡任不敢輕眷懐弼臣起以自近庶得股肱之托有同心膂之親具官某道際聖賢學通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而經遠圖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幹十樞之運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猷有舟楫濟川之利不動聲氣措宗社覆盂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寄山林而均佚粤從得請亦既淹時爰錫命于家庭俾就臨於方面眷惟苕霅望最江吳魯公之名節尚存謝傅之

風流未泯矧孝思不遠時得近于松楸而仁政所加愛
不殊於桑梓苟愁歎消於田里則潤澤及于京師其服
訓辭勉思報塞可
吳草除直龍圖閣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
勅具官某朕慨念中都久更戎壘王畿千里行旅蕭然
遺黎凋殘今其餘幾比遣忠信之常往任保釐之托宣
道至意摩手拊之至于觀風問俗之使寄朕耳目豈可
緩哉爾以通才敏識揚歷中外所臨有聲是用付以輸

将之職并貳尹事河圖之峻庸示寵私尚須爾成嗣有褒典可

張柄除授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提舉大內不去

勑具官某上同詞爾以通才敏識所臨有稱輟自望郎俾持外憲并省視宫闈之事寓直中秘以寵其行尚湏爾成嗣有褒典可

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除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熙河蘭廓秦鳳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

買馬監牧公事塡見闕

勅具官某摘山市駿通蕃漢之利肇自元豐置司設監揔領之任其選甚高軍興以來秦蜀道阻懋遷之政無復存焉爾才術之優見於已試心計之妙不減古人肆命爾復領是事爾惟整肅綱條時其出納與夫除蕁置廐絜泉美薦勿替於昔則以谷量馬將在于中國論撰之職用勸爾功尚其勉之可

苕溪集卷三十七